

# みんなくりポジトリ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序論：客家海外移民研究的現状與課題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20-03-27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河合, 洋尚, 張, 維安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s://doi.org/10.15021/00009519">https://doi.org/10.15021/00009519</a>

## 序 論

### — 客家海外移民研究的現狀與課題

河合洋尚、張 維安

## 1 前言

本書是基於2018年12月15日至16日，在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舉辦的《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而編輯的。論文以中國大陸、港澳台、東南亞以外的各個地區，特別是環印度洋地區、大洋洲地區、中南美洲地區為主。具體來說，本書論文所提及的地方包括印度、毛里求斯、留尼旺、澳大利亞、大溪地、新喀里多尼亞、秘魯、牙買加、巴拿馬以及加拿大等。

根據一般的見解，客家先民來自中原，自唐末以來，客家先民為了避免在中原發生的戰亂而南遷，在粵閩贛交界區定居，在此形成了客家民系。到現在為止，粵閩贛交界區仍是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地，也是客家人的原鄉（圖1）。清朝以來，因交界區的人口增加、貧困或災害導致部分客家人移居到中國南部各地、香港、澳門、台灣、東南亞，進而環印度洋地區、大洋洲地區與美洲地區。現在客家人在世界各地扎了根，不少海外客家人已經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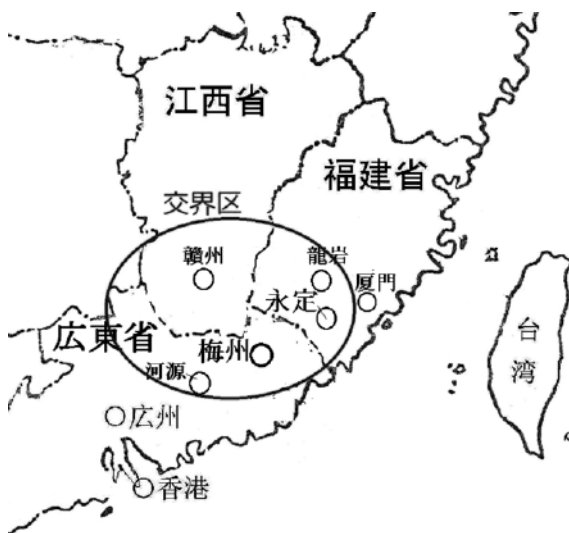


圖1 客家原鄉（粵閩贛交界區）的位置

當地的語言文化同化，不能講客家話。客家人和非客家人（包括非華人）的混血兒也已經不罕見。儘管他們失去了客家話和客家文化，不少客家人仍持有作為客家人的認同感。

## 2 客家研究回顧

目前，世界客家人口的大半居住在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台灣，但其它地方也有客家人居住。那麼，各個國家或地區具體有多少客家人呢？由於通婚、混血、同化等不斷的進行、統計標準的差異等，我們無法算出“精確”的世界客家人口分佈。在此，我們引用羅英祥在《漂洋過海的客家人》（羅 1994）記載的數據（表 1），以便向讀者提供世界客家人口的“印象”（表 1）。雖然表 1 是不太可靠的統計，但有助於我們理解“大概的”客家人分佈情況。根據表 1 的數據，客家人口最多的國家是印尼；以地區來看東南亞所佔的比率超過 85%，日本、南亞、西亞、非洲、大洋洲、美洲等全部加起來的比率還不到 15%。

本書將南亞、西亞、非洲、大洋洲、中南美這五個區域總稱為「南側地域」。所謂

表 1 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口及其主要分布地

國家	國家人口	華僑華人口	客家人口	客家比率*
印尼	1.47億	600萬	120萬	20%
馬來西亞	1342萬	453萬	100萬	22%
泰國	4945萬	450萬	60萬	13%
新加坡	247萬	192萬	50萬	26%
越南	5620萬	200萬	5萬	2.5%
緬甸	3531萬	70萬	2.7萬	4%
文萊	22萬	10萬	0.8萬	8%
印度	7.1億	13.55萬	2.2萬	16%
日本	1.196億	7.9萬	1萬	13%
加拿大	2500萬	45萬	4.5萬	10%
美國	2.33億	150萬	10萬	6%
古巴	972萬	2.5萬	0.8萬	32%
牙買加	226萬	20萬	10萬	50%
千里達	60萬	1萬	0.6萬	60%
秘魯	1879萬	40萬	15萬	38%
大溪地	9萬	1萬	0.85萬	85%
澳大利亞	1522萬	16萬	1.1萬	7%
毛里求斯	100萬	3萬	2.5萬	75%
留尼旺	64萬	2.5萬	1.3萬	52%
南非	2950萬	1.6萬	1.5萬	94%
英國	5567萬	15萬	3.5萬	23%
法國	5426萬	11萬	1萬	9%

資料來源：羅（1994：25-29）。

\* 河合洋尚挑選客家超過 5,000 人的地區作成。“客家比率”是指各國／地區的華人口中客家人所佔的比率。

「南側地域」是文化地理概念：一些北半球的國家屬於「南側地域」（例如印度、墨西哥），一些南半球的國家並不屬於這個範圍（例如印尼）。在表1沒提及西亞、非洲北部和中部，根據目前我們得到的信息，這個地理範圍的客家人極少，也沒有客家團體。因此，這個地理範圍是處於客家研究對象之外的狀態。另一方面，雖然表1裡面沒提及，但估計一些國家或地區有一定數量的客家人。具體來說，我們可以從相關資料推測，塞舌爾（Seychelles）、紐西蘭（New Zealand）、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巴西（Brazil）、蘇里南（Suriname）、圭亞那（Guyana）、千里達（Trinidad and Tobago）與巴拿馬（Panamá）的華人社會中，都存在一定數量的客家人。尤其是巴西、蘇里南、千里達、巴拿馬都有客家團體<sup>1</sup>。甚至說，圭亞那的初代總統鍾亞瑟（Arthur Raymond Chung）是客家人（柴田2017）。

值得矚目的是，「南側地域」中的牙買加、千里達、大溪地（Tahiti）、毛里求斯（Republic of Mauritius，也有中文譯成模里西斯）、留尼旺（Réunion）、南非的華人口中客家人佔多數。古巴和秘魯的客家比率也超過30%，其「客家比率」比東南亞諸國還高。根據以上的訊息，雖然「南側地域」的客家人口總數不如東南亞地區，但客家人口在「南側地域」的存在感往往比東南亞還高。然而，目前的客家研究偏向於中國大陸、香港、台灣以及東南亞諸國的調查研究，以「南側地域」作為研究對象的研究較少。這個事實同時也反映在博物館展覽方面。世界上客家文化展覽的絕大部分以前者為主要的對象，由於後者的基本研究訊息和文物本身不夠多，連舉行相關企劃展都很難（河合2018，可參考本書的賴、邱、徐論文）。

那麼，目前以中國大陸、香港、台灣以及東南亞諸國作為對象的研究在世界的客家研究中佔多少比率呢？特別是這二十年以中華圈為主的客家研究有相當龐大的數量，並且以多樣的語言、多樣的媒體，多樣的形式（從學術論文到小文章）出現，現在很難統計正確的數量和比率。假如限於中文、英文、日文的書籍、論文、調查報告，我們推測，以這四個地區為對象的研究成果可能超過90%。其中，針對中國本土和台灣的客家研究佔50%以上。也許一些學者反對我們推測的數字，但所有的客家研究專家應該會同意歷史上客家研究的重點是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和東南亞的客家。下文概述為什麼19世紀以來客家研究的主要對象偏向於中國大陸、香港、台灣以及東南亞諸國。

（A）初期的客家研究，特別是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前期之間，歐美的基督教傳教士和日本的研究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世紀中期在廣東中部發生土客械鬥之後，歐美的傳教士開始關注客家人，留下了不少記錄和報告（程2006；飯島2007）。另一方面，20世紀前半，日本的研究者到台灣、廣東、廣西等進行了實地考察，留下了相關的記錄和報告（cf. 陳2019）。歐美和日本的研究者在1950-80年代之間主要在台灣、香港進行了田野考察，1980年代以後也到中國大陸粵閩贛交界區等進行調查研究，直到現在台灣和中國大陸仍是歐洲以及日本客家研究的主要對象。另一方面，1960年代後，歐美的人類學家逐漸地開始在馬來西亞等東南亞諸國的客家地區進行調查研究（河合2013）。後來，一部分的學者開始研

究大溪地、印度等（下面將再提及這一點），但論文和著作的數量來看，目前「南側地域」的研究成果遠遠不如針對中國大陸或台灣的客家研究。進入21世紀之前，日本的客家研究也基本上集中在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等地（河合編 2013）。最近10年左右發生了變化，日本學者也針對東南亞諸國、日本國內等進行調查研究。其中，這幾年印尼客家（橫田 2016；松村 2017等）和越南客家（芹澤 2013；河合·吳 2014；伊藤 2018等）的研究積累增多。

(B) 1990年代以後，關於客家研究的書籍和論文變得非常多，其中大半是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出版的中文文獻。當然1980年代之前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學者已經有不少研究成果，不同的是1990年代以來客家研究開始有制度性的研究機構；中國大陸成立了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贛南師範學院客家研究中心、福建社會科學院客家研究中心、四川省社會科學研究院客家研究中心、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龍岩學院客家學研究中心；台灣成立了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等客家研究學術機構。這些機構頻繁地舉辦客家研究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主持國內外客家研究項目，培養客家研究人才，編輯客家研究方面的叢書，發刊《客家研究輯刊》（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客家學刊》（贛南師範學院客家研究中心）、《全球客家研究》（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研究》、《客家公共事務學報》（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等學術雜誌<sup>2)</sup>。可以說，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和台灣成爲了世界上客家研究的中心地。我們在此要強調，從20世紀前半以來到2020年現在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學者主要關心的是「自己的國內或地區」。因此，世界上的大半研究對象就是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但是目前澳門客家研究是極少）。但另一方面，值得矚目的是這十幾年台灣、香港、中國大陸的學者開始關注東南亞諸國的客家人。特別是，香港和台灣已經積累關於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緬甸、越南的豐富研究成果（關於具體的文獻目錄，參見 劉（2015），cf. 鄭 2002；張編 2013, 2015a；蔡 2016；蕭編 2017 等）。

(C) 1990年代以來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學者開始進行「自己的國內或地區」的調查研究（關於細節，請參考 河合（2013））。其中，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一些研究機構與當地客家團體合作進行調查項目，例如馬來西亞南方學院與新山客家公會、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與茶陽會館的合作研究項目是其代表。加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一些研究與台灣、香港等學者或研究機構合作，在台灣和香港工作的馬來西亞籍學者也發生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除介紹當地客家的短文外，這十年左右學者們開始關注印尼客家、泰國客家、緬甸客家、越南客家，出版專著與學術論文。雖然目前針對這些國家的客家研究成果在台灣和日本比較多，但最近當地的學者也逐漸地開始研究「自己國家、地區」的客家人（cf. Poerwanto 2005；Tangkok 2017；Chinh 2017）。不過，一樣是東南亞，據我們所知，目前幾乎沒有針對柬埔寨和老撾客家人的學術研究文獻。

### 3 「南側地域」

以上的客家研究史只是概述，當然我們沒有提及所有的研究積累。可是，通過梳理客家研究的大概動向即可發現，客家研究一直以來主要是集中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後來東南亞客家研究也漸增加。那麼，在100年以上的客家研究史中完全沒有針對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東南亞以外的研究成果嗎？回答是“否”。我們回顧客家研究史時也可以發現，部分先驅性研究已經提及過本書所定義的「南側地域」。

「南側地域」的客家研究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關於世界的客家人及其團體的概況性或全體性介紹<sup>3)</sup>。羅英祥的《漂洋過海的客家人》(可見表1)是其中的代表著作。另外，在台灣出版的《客家人尋根》一書也有一節提及「世界各地的客家」(雨 2006:128-135)，其中有印尼、毛里求斯、留尼旺、南非、巴布亞新幾內亞、大溪地、古巴、千里達、蘇里南、巴西、阿根廷、秘魯等地客家及其團體的簡介。另一種是針對一個國家、地區的專書或者學術論文。其中研究成果較多的「南側地域」應該是，大溪地、印度、毛里求斯、澳大利亞。歐美的人類學家首先開始進行這些地區的民族誌研究，後來台灣、中國大陸、日本的學者也留下了先驅性的研究成果。特別是這幾年台灣的客家研究機構，除了東南亞客家人之外，還重視「南側地域」的調查研究。這個新動向的象徵是2013年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開始發刊的《全球客家研究》，這部學術雜誌也包括一些「南側地域」客家的文章。那麼，到目前為止這四個國家、地區的客家研究如何開展呢？下面我們說明其概述。

(α) 大溪地 (正式名稱：法屬波利尼西亞)

自從1963年美國的人類學家 Richard Moench 在雷阿特亞 ( Raiatea ) 島的客家人社區進行田野考察而寫博士論文以來到現在，以法國本國和大溪地的學者為主陸續出版英文、法文的書籍和論文。但是，其大部分的研究以大溪地的「華人」作為主要的對象，不一定關注「客家人」這個族群。由於大溪地華人的多數是客家人，其研究實際上討論了客家人，但有時只在書籍或論文中出現客家人和本地人 (廣府人) 的名稱而已。台灣的人類學者童元昭在1990年代以來用英文寫的論文 (Tung 1993 ; 1994 ; 1996, etc.) 也同樣。整體來看，



圖2 客家人在「南側地域」的主要客家居住地 (根據羅 1994 ; 雨 2006)

以「客家」為主題的書籍和論文在進入21世紀以後才增多，Ernest Sin Chan的一串聯著作是其代表。讓人感到興趣的是，21世紀以來針對「客家」人這個族群的論文，在台灣出版的書籍和雜誌中開始增多（關於具體的文獻，請參考本書的童元昭論文和姜貞吟論文）。

#### (β) 印度

毫無疑問，在「南側地域」的客家研究中成果最豐富的是大溪地，但假如限定於人類學家的民族誌，關於印度客家人的研究積累不次於大溪地的研究。尤其是美國的人類學家Ellen Oxfield（中文名：歐愛玲）在印度東部的加爾各答（Kolkata）進行了長期的田野考察，1980年代以後用英文寫相關的論文和書籍。她在《Blood, Sweat, and Mahjong: Family and Enterprise in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Oxfield 1993）一書等特別關注印度三大華人族群（客家人、廣府人、湖北人）之一的客家人，通過分析印度的社會結構以及族群關係描述加爾各答客家人主要從事皮革業而營生的狀況。後來，歐愛玲開始從事以加爾各答為中心的多地點民族誌（multi-sited ethnography），也在加拿大（Oxfield 1996）和廣東梅縣（Oxfield 2010）進行了田野考察。正如歐愛玲指出的，近年來印度的不少客家人移民到加拿大等海外諸國，而台灣的社會學家潘美玲等，則繼續在加爾各答做客家相關的調查研究（關於其研究的細節和文獻，請參考本書的潘美玲論文）。

#### (γ) 毛里求斯（別稱：模里西斯）

毛里求斯的華人研究自從1990年代以來漸有增加。但是與大溪地同樣，其大部分的研究以「華人」作為主要的對象，不一定關注「客家人」這個族群。由於客家人是毛里求斯華人社會的多數人群，毛里求斯華人研究自然地提及客家人。毛里求斯華人的中英文論文和著作已經不少，我們從此可以得知毛里求斯客家的基本信息（關於具體的文獻，請參考本書的夏遠鳴論文）。但據我們所知，目前還沒有以毛里求斯客家為主題的研究專書，學術論文只見夏遠鳴的《毛里求斯客家史略》（夏 2012）等，仍然有發展的空間。

#### (δ) 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的華僑華人研究幾乎沒有提及自己國內的客家人<sup>4)</sup>。據我們所知，最系統的澳大利亞客家研究是2008年羅可群用中文出版的《澳大利亞客家》一書。這本書是作為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客家文化區域叢書之一，是叢書中唯一與「南側地域」相關的書籍<sup>5)</sup>。羅先生是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的前所長，退休之後他在澳大利亞進行了針對客家人的實地考察。《澳大利亞客家》一書裡收羅了移居、社會組織等多方面的考察數據。另外，砂拉越大學的Daniel Chew（中文名：周丹尼）也是澳大利亞客家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澳大利亞的客家群體裡，除了來自廣東的舊移民之外，近年來還有很多來自台灣、香港、東南亞諸國的新移民。周丹尼主要關注其中的東帝汶客家移民。最近他與台灣交通大學的黃靜蓉一起寫過一篇關於澳大利亞東帝汶客家人的社群和網絡社區的論文（周、黃 2014）。

關於其它「南側地域」的客家研究，雖然不多但也有。例如，這幾年有一位牙買加的客家人出版了自己的生命故事（Madison 2015；羅 2016），2014年的《客家研究輯刊》收

錄了一篇介紹秘魯客家的小文章（關於具體的文獻信息和內容，請參考本書的河合洋尚報告）。然而，我們還是不得不指出大溪地、印度、毛里求斯、澳大利亞以外的「南側地域」客家研究還在萌芽階段。2019年的現在，我們很難發現以留尼旺、塞舌爾、南非、紐西蘭、新喀里多尼亞、巴布亞新幾內亞、古巴、千里達、巴拿馬、蘇里南、圭亞那、玻利維亞、阿根廷、巴西等地客家人為主題的一篇學術論文或者研究專書。再加上，由於目前的大部分客家研究主要按照國家或地區的區分進行調查研究，除了歐愛玲的研究等部分例外，忽略了比較「南側地域」的客家人及其社會文化或者分析超越國家和地區的國際網絡等視野。

本書的目的在於，重新檢討「南側地域客家」的先行研究，並提供新的考察資料和新的研究觀點。就像我們在本文開頭提及的，本書的具體研究對象是印度、毛里求斯、留尼旺、澳大利亞、大溪地、新喀里多尼亞、秘魯、牙買加及巴拿馬的客家，以及近年來從「南側地域」的二次移民較多的加拿大。本書的語言為中、日文。由於我們已經將每篇中文文章加上日文解說，將每篇日文文章加上中文摘要，各篇作者自己也撰寫了英文摘要<sup>6)</sup>，我們在這個序文中就不一一介紹文章的內容，在下面只說明本書全體的構成和內容。

## 4 本書的構成

首先，如前所述，現在已有大溪地客家、印度客家、澳大利亞客家、毛里求斯客家的先行研究。因此，我們邀請領先各地區客家研究的五位學者（分別是童元昭和姜貞吟、潘美玲、羅可群、夏遠鳴），重新檢討「南側地域客家」的先行研究，並提出新的考察資料和／或新的研究觀點。五篇論文裡有重視評析先行研究的，也有重視提出考察資料的。另一方面，留尼旺、新喀里多尼亞、秘魯、牙買加、巴拿馬的客家研究本身不夠多。因此，我們邀請在這些地區做過田野考察的各位學者（分別是林文映和李劍諸、張維安、河合洋尚、柴田佳子、張容嘉和張翰璧），提出新的考察資料和／或新的研究觀點。其中，有關留尼旺、新喀里多尼亞、秘魯的文章，各作者只做一次實地考察而已，這些文章屬於初步的考察報告。所以，我們在本書設「調查筆記」的欄目而試圖提供初步的信息。「調查筆記」的討論也許不夠成熟，但我們相信這欄目的三篇報告的資料相當珍貴，將來會成為先驅性的成果。本書20位作者中一半以上是人類學、社會學背景，但其中也有歷史學家、文學家、語言學家等。各論文和報告的作風和方法不同，但每個文章都提及了「南側地域客家」的移居史、社會組織、身份認同等基本信息，以便鞏固比較研究的基礎。

此外，本書以地區的區分為出發點，還重視盡量看客家人的跨域網絡。本書的各個文章中最明顯的是芹澤論文。這篇論文關注越南客家人之一個群體「農族華人」（河合・吳（2014）將它稱之為「艾人」），討論隨著這個族群的移居而開始在澳大利亞建設的護國觀音廟。芹澤論文分析了「農族華人」在越南—澳大利亞之間建構的國際網絡，同時還提及與美國的關係。另外，柴田論文也屢次提及牙買加和加拿大之間跨越客家社會網絡。近年來北美變成東南亞和「南側地域」的華人、客家人移居而集中的地區，現在我們需要對北



美的客家社會加以更深的理解。可是，目前北美，特別是加拿大的客家研究仍然有限。基於這個理由，除了柴田論文部分提及中美洲客家到加拿大多倫多的第二次移民之外，我們還邀請來自加拿大的三位學者（Wong, Kelly, Chong）介紹加拿大溫哥華客家的概況並加以討論。我們相信今後這兩篇論文將成為加拿大客家研究的先驅性成果<sup>7)</sup>。

本書由五個部分構成。首先，本書收錄了渡邊欣雄和張維安兩位教授的主題演講（第Ⅰ部），從宏觀視角討論超越地區的客家研究以及客家—非客家之間的議題。接下來，第Ⅱ部～第Ⅳ部的各篇文章為關於「南側地域客家」的個案分析。具體來說第Ⅱ部提及環印度洋的客家，第Ⅲ部提及大洋洲的客家，第Ⅳ部提及美洲的客家。就像芹澤論文那樣，由於各個文章有時討論客家人的跨域網絡，這三個區域分類只是因為方便而起。對此，第Ⅴ部的性質與第Ⅰ部～第Ⅳ部不同，這個部分的兩篇文章主要針對客家文化展覽。正如我們上面提及的，由於目前有關「南側地域客家」的資訊和文物並不是很多。世界各地的客家文化展覽，大多以中國南部、香港、台灣、東南亞為對象。然而，這幾年台灣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簡稱為客發中心）開始關注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在與大學的合作下推進相關的調研項目。這些項目的成果還包含毛里求斯、留尼旺、南非、巴西、秘魯、阿根廷等「南側地域客家」的基礎資料。客發中心也開始舉辦東南亞客家的展覽，計劃將來舉行日本客家，然後「南側地域客家」的展覽。作為客發中心對「南側地域」的興趣和工作報告，賴郁晴、邱秀英、徐國峰的文章非常寶貴。另外，何金樑、洪登欽、徐芳智的文章同時提及日本客家展覽的構思<sup>8)</sup>。如前述，世界各地的客家文化展覽向來有偏向於中國南部、香港、台灣、東南亞等「北側地域」的現象。客發中心的作法可視世界上第一個試圖突破客家文化展覽的「南北問題」規劃，這是我們應該要提及的特質。

在此重申，本書的目的是提供圍繞「南側地域客家」的基礎資料，同時以這些資料進行比較研究和分析考察，進而提出新的研究觀點。關於後者，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就是，通過「南側地域客家」的各種個案重新考慮「客家」這個族群範圍與其特質。本書收錄的兩個主題演講（渡邊欣雄和張維安）正好是討論與「客家性」相關的這個問題。渡邊欣雄根據1970年代以來在台灣和其它地區進行的考察經驗指出，客家研究通常尋找「客家」和「客家文化」的特色，但往往被視為「客家文化特色」的不少因素都在沖繩、中國大陸等的非客家地區也能被發現。渡邊先生的演講不直接提及「南側地域客家」，但以「北側地域」的個案更加強調研究者找「客家」和「客家文化」特色的危險性。就像張維安指出的，何況在「南側地域」客家話逐漸地消失。客家人的習俗也與其它華人（甚至於非華人）沒什麼兩樣。因此，在現代的「後客家話時代」，客家話已經在「南側地域」不是衡量「客家人」的重要標誌，英雄、神話等非語言因素應該成為新的客家族群標誌。可是，當沒有客家特色的非語言因素成為新的標誌時，「客家人」、「客家文化」的概念還是與台灣或中國大陸的同樣嗎？

## 5 結語

本書的所有論文不一定討論客家族群本身的問題。然而我們相信，各篇文章的個案和分析都會直接地或間接地給讀者提供重新考慮客家族群範圍與性質的契機。各位讀者可能從不同視角評價在本書收錄的個案和討論，但至少我們認為通過本書的個案和討論能發現三個事實。

第一，整體來看，客家人到「南側地域」的移居從19世紀中期以後增多，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西歐諸國在19世紀前半廢止黑人奴隸制度，之後開始找尋在他們的殖民地勞動的苦力。由於西歐諸國在離香港、澳門不遠的廣東省找華工，因此19世紀移居到「南側地域」的絕大部分客家華工也是來自廣東省的中部或東部（圖3）。具體來說，環印度洋的客家人主要是來自於廣東東部的梅州，大洋洲的客家人是主要來自離香港不遠的寶安（現深圳）、東莞、惠陽，南美秘魯的客家人則主要來自離澳門不遠的中山、鶴山、赤溪，或者現在的廣州地區（花都、增城、白雲區等），從此我們可以看到客家人到「南側地域」有一定的規律。因為廣東省東部是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地，廣東省中部是廣府人和客家人的混住地，所以到現在客家人和廣府人一起在「南側地域」華人社會組成兩大派系<sup>9)</sup>。

第二，由於客家話在「南側地域」逐漸的消失，很難以語言判斷誰是客家人。因此，「南側地域」的華人有時按照原來在中國的祖籍地，來認知誰是「客家人」或誰是「廣府人」。例如在大溪地，不管廣東中部是客家人和廣府人的混住地，來自寶安、東莞、惠陽的華人被視為「客家人」，來自番禺、南海、花縣、增城、中山、鶴山、四邑的華人，毫無疑問地被視為「廣府人」（參見童元昭論文）。另外，中山有時候在語言學上被分類為閩南話的「隆都方言區」，但隆都人有時在「南側地域」被卻視為是「客家人」。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推測在「南側地域」有可能在各社會的脈絡中出現與中國大陸或台灣不同的客家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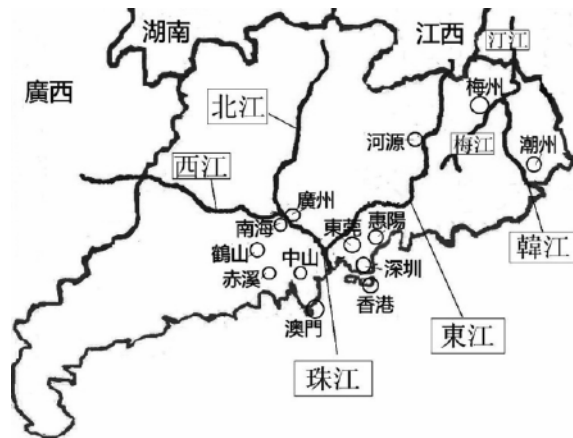


圖3 廣東地圖

念<sup>10</sup>。

第三，近年來大溪地和牙買加的客家人將「掛山」這個祖先崇拜實踐視為客家的標誌。雖然兩地的客家話逐漸地消失、習俗上也被克里奧爾化（Creole Language 混成語，或臺灣所謂的四海客家），而掛山卻被當地客家人持有作為「客家」的認同感。就像張維安在主題演講提及的，新的非語言因素已經在「南側地域」成為了客家族群的標誌。值得矚目的是，表面上大溪地和牙買加沒有直接的交流，兩地的地理距離也很遠，反而同樣的習俗變成了新的客家族群標誌。是否通過與他們故鄉（寶安、東莞、惠陽或香港）或二次移民目的地的跨越網絡共享了同樣的集體記憶？還是受到將祖先崇拜作為「客家文化特色」的媒體影響？這個問題意識產生了關於客家族群形成的新問題。

津田浩司和櫻田涼子等批判地指出，華僑華人研究尋找世界上的「中國因素」而提出華僑華人的多樣性和一體性，但這種研究態度會排斥華僑華人中的非中國因素，導致塑造研究者所認知的華人意象（津田·櫻田·伏木編 2016）。同樣的，假如我們客家研究者按照中國大陸或台灣的客家觀念在「南側地域」諸國只尋找「客家因素」，會導致我們忽視在當地脈絡中出現的「客家」族群範圍與特性，反而塑造研究者所認知的客家意象（cf. 河合 2019）。我們在「南側地域」進行調查研究時需要探討，在語言文化上進行克里奧爾化的狀態下，誰被認為是「客家人」，什麼被認為是「客家文化」。也就是說，通過「南側地域」的調查研究，我們反而更加理解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出現「客家性」。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關注在中國大陸和台灣普及的客家概念後來如何影響到世界各地，形成包含「南側地域」的客家跨越網路。

最後，我們將本書名稱題為《客家族群和全球現象》，因為希望今後我們更加積極進行全球的客家研究，並重新探討客家族群本身的存在問題。我們希望本書的問題意識和個案分析成為這個嘗試的重要出發點。

## 註

- 1) 根據羅英祥（1994：25-29），擁有1,000-5,000客家人的地區有柬埔寨（2,000人）、老撾（4,000人）、東帝汶（4,000人）、利物浦（1,000人）、荷蘭（1,000人）、巴西（2,000人）、圭亞那（5,000人）、蘇里南（4,000人）、巴拿馬（4,000人）、斐濟（4,000人）、巴布亞新幾內亞（1,000人）。其中，“客家比率”超過30%的國家有東帝汶（44%）、圭亞那（50%）、蘇里南（31%）、斐濟（57%）。可是，根據2012年河合洋尚在斐濟的考察，斐濟老華僑的大半是廣府人，客家人占少數。反而，根據其它資訊它諮詢，如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編（1971：44），蘇里南華人的多數族群是來自惠陽、東莞、寶安的客家人。就像我們在本文提及的，表1的數字不一定準確。例如，我們還沒拿到在南非和英國居住這麼多數客家人的信息。根據潘美玲教授，印度客家人在當地華人佔的比率不止16%。
- 2) 1989年同濟大學出版了學術雜誌《客家研究》，但出版兩期就停止。1990年嘉應大學客家研究所發刊的《客家研究輯刊》，到2019年現在一直每年出版兩期刊物，成為了世界上最長命的客家學

術雜誌。雖然各國的學者已投稿，但這個期刊的90%還是針對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東南亞的客家。2019年創辦《世界客家》，這部雜誌為雙月刊（中文）。雖然《世界客家》不是學術雜誌，但提供全球客家的資訊，估計今後成為「南側地域客家」的重要研究資料。

- 3) 客家團體的刊物（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編 1971等），或雜誌、書籍也有介紹「南側地域」客家及其客家團體的概況。但是，這些只是介紹，有資料價值但沒有分析、討論。
- 4) 澳大利亞華僑華人的研究基本上將中國系居民總稱為「Chinese」，幾乎沒提及過客家人的下屬族群範圍。並且，如表 1，澳大利亞的華人中客家人佔的比率很低，所以與大溪地和毛里求斯的華人研究不同，幾乎沒出現客家這個詞語。可能唯一的例外是，一位人類學家參與過澳大利亞北部達爾文客家公會會刊的編輯。
- 5)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客家文化區域叢書包括：《廣東客家》、《福建客家》、《江西客家》、《廣西客家》、《博白客家》、《貴州客家》、《海南客家》、《湖南客家》、《四川客家》、《香港客家》、《台灣客家》、《新加坡客家》、《印度尼西亞客家》、《澳大利亞客家》、《美國客家》（2019年 6 月現在）。
- 6) 如何將國際共同研究的成果在國際上發信，是目前客家研究面臨的問題。目前世界上的大部分客家研究者是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東南亞，一般來說其它歐美、日本學者也會讀寫中文，所以目前在客家研究最普遍的是中文，其次是英文。可是，今後考慮到「南側地域」客家研究的開展，研究這個區域的學者不一定通用中文、英文，需要解決多語言的發信方法。翻譯是一個普遍的方法，但實際上做翻譯需要一定的人力、時間、經費，有時這個方法不太現實。如果固執著翻譯，有時會妨礙出成果，我們需要看情況靈活的找出最合適的方法。本書最大的特點是2020年現在提供在世界上（至少中英日文）還缺少的調查資訊，速報性是關鍵的。因此，這次本書沒有把所有的論文翻譯成中文（也不翻譯成日文），請各位作者提供英文摘要，將日文文章加上中文摘要。加上，因為這次的日語論文和報告不多，考慮到日方讀者，由編者在每個中文文章加上了較長的日文解說。現在是有翻譯器的時代，我們覺得首先關鍵的是讓更多讀者了解各個文章的概要，不妨礙今後將有意義的文章正式進行翻譯。這也是本書新的嘗試，也感謝《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調查報告（SER）》給我們提供新的可能性。
- 7) 一些讀者也許懷疑，為什麼本書沒提及南非、紐西蘭、古巴、千里達、蘇里南、圭亞那、玻利維亞、阿根廷、巴西等被推測有一定客家人口的「南側地域」。我們一開始也找能發表更多地區的學者，但坦白的說至少我們的學術圈內實在找不到合適的學者。這個過程也可以證明「南側地域」客家研究缺少的事實。我們在此特別提及，台灣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推進過巴西、阿根廷等中南美客家的調研項目。第 V 部的賴·邱·徐論文有介紹這個項目的概況，也可以在中心看到報告書。
- 8) 本書定義的「南側地域」不包含日本。但是，一直以來日本也是客家研究的空白地帶，這五年日本客家研究才變得增多。日本的客家研究也是台灣客家文化發展中心首先推動的，2011年張維安主持了日本客家研究的調研項目，本書的幾位作者（張翰璧、潘美玲、張容嘉、河合洋尚）也參與。根據這個調研成果，2015年這個調查組從台灣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出版《東瀛客蹤——日本客家研究初探》（張編 2015b）。後來日本客家研究慢慢增多，客家文化發展中心開始計劃舉行日本客家展覽。
- 9) 二戰後從不少東南亞以及台灣的客家人移居到「南側地域」。雖然大部分東南亞客家人和台灣客家人的祖籍地也是廣東，但是他們有越南客家、馬來西亞客家、台灣客家等認同感，形成了新的派系。尤其是，聽說澳大利亞、紐西蘭、巴西等國家有不少台灣客家人。本書很少提及台灣客家人的全球網絡，但今後的「南側地域」研究不能忽視台灣客家人及其跨越網絡。
- 10) 這個現象不限於「南側地域」。在別的論文已提及的，一些廣府人移居到廣西以後被稱為「客人」，後來變成爲客家族群（河合 2014）。越南的湖北人認爲自己是「客人」，後來屬於當地的客家團體（河合·吳 2014）。現在一般在中國大陸和台灣被想象客家人的起源於中原，到中國南部南遷的過

程中獲得了特有的語言（客家話）和文化，經過粵閩贛交界區移居到世界各地的群體就是客家人。可是，即使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客家」指的意思不一定同樣，在各個社會的脈絡中會出現不同的「客家」概念（飯島·河合·小林 2019：197-201）。估計在「南側地域」，這種現象更加明顯。

## 參照文獻

〈中文文獻〉

蔡芬芳

2016 《走向伊斯蘭——印尼客家華人成為穆斯林之經驗與過程》台北：遠流出版。

程美寶

2006 《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編輯委員（編）

1971 《香港崇正總會金禧紀念特刊》香港：金強印務公司。

周丹尼、黃靜蓉

2014 東帝汶客家人在澳洲——社群與網路《全球客家研究》2: 301-336。

河合洋尚

2014 族群話語與社會空間——四川成都、廣西玉林客家空間的建構，韓敏、末成道男（編）《中國社會的家族、民族、國家的話語及其動態》（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90）pp. 115-131。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2018 淺談全球客家研究與客家文化展覽，張維安、何金樑、河合洋尚（編）《博物館與客家》pp. 95-118。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河合洋尚（編）

2013 《日本客家研究的視角與方法——百年的軌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劉培珊

2015 臺灣東南亞客家研究目錄整理《全球客家研究》4: 295-304。

羅敏軍

2016 《遠渡加勒比——彼岸的祖父》深圳：深圳報社集團。

羅英祥

1994 《漂洋過海的客家人》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夏遠鳴

2012 毛里求斯客家人史略《客家研究輯刊》40: 147-157。

蕭新煌（編）

2017 《臺灣與東南亞客家認同的比較——延續、斷裂、重組與創新》台北：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遠流出版事業。

雨青

2006 《客家人尋根》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

張維安（編）

2013 《東南亞客家及其周邊》中壢：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遠流出版事業。

2015a 《客家文化、認同與信仰——東南亞與臺港澳》中壢：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遠流出版公

司。

2015b 《東瀛客蹤——日本客家研究初探》苗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鄭赤琰

2002 《客家與東南亞》香港：三聯書店。

〈日本文献〉

飯島典子

2007 『近代客家社会の形成——「他称」と「自称」のはざままで』東京：風響社。

飯島典子・河合洋尚・小林宏至

2019 『客家——歴史・文化・イメージ』東京：現代書館。

伊藤正子

2018 「特集=ベトナムのガイ人——客家系マイノリティの歴史・宗教・エスニシティ 序」『アジア・アフリカ地域研究』17(2): 169-179。

河合洋尚

2013 「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客家研究の新傾向——シンガポール、マレーシアを対象として」『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38(1): 17-33。

2019 「書評：津田浩司・櫻田涼子・伏木香織編『「華人」という描線——行為実践の場からの人類学的アプローチ』」『文化人類学』84(1): 120-122。

河合洋尚・呉雲霞

2014 「ベトナムの客家に関する覚書——移動・社会組織・文化創造」『華僑華人研究』11: 93-103。

芹澤知広

2013 「ベトナムにおけるヌン族の華人の観音廟」片岡樹編『東南アジア大陸部における宗教の越境現象に関する研究』（平成22-24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A）成果報告書）pp. 26-40。

柴田佳子

2017 「カリブ海地域の華僑華人」華僑華人の事典編集委員会編『華僑華人の事典』pp. 382-383, 東京：丸善出版。

陳輝龍

2019 『台湾語・客家語・蕃語資料（台湾語法 全）』中川仁監修，東京：近現代資料刊行会。

津田浩司・櫻田涼子・伏木香織編

2016 『「華人」という描線——行為実践の場からの人類学的アプローチ』東京：風響社。

松村智雄

2017 『インドネシア国家と西カリマンタン華人——「辺境」からのナショナリズム形成』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

横田祥子

2016 「インドネシア華人女性の国際結婚を通じた世帯保持——西カリマンタン州シンカワン市の事例から」『華僑華人研究』13: 27-44。

〈英文、印尼文献〉

Chinh, N. V.

2017 Memories, Migration and the Ambiguity of Ethnic Identity: The Cases of Ngai, Nung, and Khach in Vietnam. *Asian and African Area Studies* 17(2): 207-226.

Madison, P. W.

- 2015 *Fiding Samuel Lowe*. New York: Harper Colon Publishers. (馬靜、岳鴻雁譯《尋找羅定朝：從哈萊姆、牙買加到中國》深圳：深圳報社集團)

Oxfeld, E.

- 1993 *Blood, Sweat, and Mahjong: Family and Enterprise in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6 Still “Guest People”: The Reproduction of Hakka Identity on Calcutta, India. In N. Constable (ed.) *Guest People-Hakka Identity in China and Abroad*, pp. 149–175.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2010 *Drink Water, But Remember the Source: Moral Discourse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oerwanto, H.

- 2005 *Orang Cina Khek dari Singkawang*. Depok: Komunitas Bambu.

Tanggok, M. I.

- 2017 *Agama dan Kebudayaan Orang Hakka di Singkawang: Memuja Leluhur dan Menanti Datangnya Rejeki*. Penerbit Buku Kompas.

Tung, Y.-C.

- 1993 The Changing Chinese Ethnicity in French Polynesia. Ph. D. dissertation.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 1994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Chinese in French Polynesia. *Bulletin of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41: 252–267.
- 1996 Tahitian Politics and Chinese Ethnic Revival.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51: 73–82.